

# 四大名著終章

# 《紅樓夢》探尋男女愛慾

一向破格的林奕華，繼《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後，終於將四大名著終章《紅樓夢》搬上舞台。記得上次《三國》，他以近乎全女班的陣容顛覆男權想像，今次毫不意外地，他選擇以全男班重新演繹十二金釵的故事，並試圖拆解原著隱含的「夢境」。

《紅樓夢》是四大名著裡最看似「風花雪月」的一本，卻也是詮釋空間最大、玩味之處最多的小說，改編者眾。林奕華笑言自己最愛《紅樓夢》，當初為了改編它而「不得不」把其餘三部一併做出來，最不喜歡《水滸傳》放最先，一部部做來發現結果還不錯，惟獨《西遊記》未夠好，打算之後再做一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非常林奕華提供 服裝：Gieves & Hawkes



林奕華是一個很即興的人，很少按計劃做事，他說，按計劃要做的東西最終是不會做出來的。「做四大名著是一個巧合，做《水滸傳》時我們的演員陣容一直在變，最後加入的是張孝全；到《西遊記》時，我就想有沒有可能四齣用同一陣容，但客觀條件不容許，所以戲裡沒有盛鑑；《三國》隔了很久才做，已經白雲蒼狗，那時全女班陣容，我意識到《紅樓夢》不能再全女班，那不如就全男班吧。」《三國》聚焦於原著與時代的關係，講男人間的情義，但性別互換的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女人之間不是對手是敵人，每天都上演着宮鬥戲碼，並不會有三國時代的惜英雄重英雄情誼，「所以做《三國》時，我就嘗試以女演員去呈現那個時代的男性之情。」



林奕華

伍麗微攝



結，並以超然的姿態將十二金釵的故事重演一次。

### 都是夢一場

《紅樓夢》最惹人遐思的大概是「夢」這個字。夢是一種抒發，是現實生活的一道窗口。「中國是一個壓抑的民族，總是循着傳統、跟着別人相信的東西去做，清醒的時候沒有自我，而夢就是讓人釋放自我的渠道。《紅樓夢》是中國少有的文學作品會大膽地從不同的角度，如性、情、政治的角度去講甚麼叫自我。賈寶玉是書中最活出自我的人，因為他不看重名利、不相信權力，世俗的規條無法放在他身上，我覺得他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反叛者」。直至今日我們講模範生，也數不到賈寶玉，因為賈寶玉代表的東西，不是那些家長或現實的人覺得珍貴的。賈寶玉成不了一個role model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前提是要先放棄一些事物，是要付出很多代價也未必能夠得到的。」



因而林奕華認為假若《紅樓夢》後四十回不是假手於人，而是由曹雪芹本人所寫的話，即使賈寶玉最後要出家，但意義會不一樣。「賈寶玉看見了自己的命運，會放棄或不把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些東西當作一切的大前提，而是將自己交給命運。」

### 重做西遊記

說來很虛，但林奕華的作品就是這樣，看的時候如霧裡看花，不知所云，事後或過陣子再回味，卻有不同的啟發。今次《紅樓夢》亦如是，熟悉原著的人能夠解讀林奕華在劇中所埋伏的密碼，比如劇中的一段SM戲碼、男女如何解讀「放心」這兩個字等，比照今天的男女愛情觀，自有其涵意。

從最初的《水滸傳》到今天《紅樓夢》面世，足足八年，其間林奕華亦放下厚重的小說，跑去做了很多其他的事。為甚麼最愛的反而放到最後才做？「我要求自己等一下，尤其其紀念大愈會這樣，我常問自己有沒有這個需要？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所以我有時會將東西delay，再讓自己想想是否那麼喜歡。其次《紅樓夢》是四本書裡我最有感情的一本，有點像是和其他的先拍拖，再和它結婚的樣子，如果先結婚，再拍拖就沒甚麼意思了。」

四部作品，先做最喜歡的《水滸傳》，「開始做的時候我很煩，完全不知拿《水滸傳》甚麼辦法；《水滸傳》之後，就打算做一部對觀眾而言比較輕鬆的，我選了《西遊記》；之後是我也不喜歡的《三國》；現在做到《紅樓夢》，我反而很高興自己看了《三國》，並



打算回去重做《西遊記》。」

他笑言《西遊記》抓到了結構，但做得不夠好。「《西遊記》強調取西經的過程如何摒除途中的掩眼法，我當時選了媒體，因為我們總是被媒體控制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果再做我應該也用這個方式，分四部分：豬八戒是關於飲食節目、孫悟空則是歌唱比賽、唐三藏是旅遊節目或百家講壇、沙僧則做《康熙來了》，因為《康熙來了》總是將雞毛蒜皮的事放得很大，把平凡的人變得平凡。我上次做得不好，要再做一次。」這是後話。



## 政府舉辦比賽 培育本土舞蹈精英

大量香港青少年從小學開始習舞，有的在三四歲就開始，有的七歲八歲入門。當中許多人，就像學習普通的文化課程一樣，一直持續學舞練舞。甚至不少孩子上大學後或已邁入社會仍保留着跳舞的習慣。最初相信肯定是家長着重有意地培養和引導孩子，然而她們一旦對舞蹈產生興趣，學舞就變成了這些孩子們的自覺行為。有了一技之長，會跳舞的孩子甚至成為一些名牌中學優先考慮錄取的對象。

香港政府一直很重視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除了每年組織各舞種的考試外，各區還會舉辦舞蹈比賽，吸引青少年及中小學生參加。其中規模及影響較大的，是由香港教育局和香港學界舞蹈協會聯合舉辦的香港校際舞蹈比賽，即香港校際舞蹈節，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每年參加該比賽的學校有數百間之多，而參賽學生則達十萬人。在比賽中優勝的隊伍，不但能站上莊重而不奢華的頒獎典禮，還可獲得一次表演的機會。每個參賽的舞蹈作品，學校都會通過一年的時間來精心準備。而參賽的學生們，亦要每星期用課餘時間，練習四小時以至上。參賽隊伍中部分學校水準頗高，甚至能與內地專業舞蹈院校的學生媲美。

不過也有些學生身材未必最佳，舞姿也不夠動人，但人人都認真地投入，其執着的態度令人敬佩。你能感受到她們身上的凝聚力量，因投入所造就的力量，以及享受舞蹈的快樂。這些孩子通過比賽的平台一展所長，互相觀摩學習，不但使自己的體態更健美，而且能使自己的心靈收穫更多美和善的熏陶。此外，香港舞蹈總會和香港政府會每兩年分別主辦與資助舉辦一次紫荊杯舞蹈大賽。

紫荊杯舞蹈大賽使職業與半職業及非職業的舞者有同場競技的機會，各個舞種也是擺在一起，既有芭蕾舞又有中國舞、爵士舞等舞種，使本地舞蹈藝術水平不斷提高，不同的舞種種類更加團結、包容，很符合香港多元城市的特點。香港青少年和中小學生，也可參加這個比賽，它就像舞蹈藝術的搖籃，孕育着本土舞蹈精英。一代代的舞蹈精英逐漸成為舞蹈老師，又肩負起培養下一代的重任。因此，香港的舞蹈老師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對傳統民族民間舞、芭蕾舞、現代舞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與見解。

文：董小紅（香港舞蹈團董事，舞蹈比賽評判，舞蹈老師）

## 韓紅力挺三寶音樂劇 《聶小倩與寧采臣》 獻唱主題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 深圳報導）由中國著名作曲家三寶、著名編劇關山、導演黃凱聯手打造的音樂劇《聶小倩與寧采臣》於昨今兩日巡演至深圳保利劇院。新版音樂節創作陣容強大，徐瑤、劉巖、景崗山、孫博、楊柳等加盟演出，用現代方式唱響古典浪漫。更重要的是，實力唱將韓紅獻唱音樂劇主題曲《貪念》。

幽艷女鬼、癡情書生，《聊齋誌異》中廣為人知的苦命鴛鴦聶小倩與寧采臣的故事再度登上舞台，以全新的方式演繹那段打動無數人的凄美愛戀。據了解，音樂劇《聶小倩與寧采臣》將「鬼」作為人性深入發掘，在劇情上大膽創新，揭示了人性在愛情面前的忠貞與無奈，不禁使人生出「人心中皆有鬼，唯付真情才是愛」的感慨。首輪巡演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重慶、廈門等地在內的30餘間劇院，預計演出近70場。

為搭配出凄美卻充滿正能量的劇情，藝術總監的三寶在選擇主題曲演唱者時費煞苦心，最終決定讓實力唱將韓紅擔此重任。「韓紅的聲音猶如天籟，非常能打動人，很適合我們這部音樂劇跌宕起伏的愛情基調。」三寶評價。

對於首次與三寶合作，韓紅表示：「三寶老師答應給我寫歌這話已經有五年了，這是第一次唱他作品。以前我唱的《我的祖國》和《絨花》都是由三寶老師來編曲和配樂的，管絃樂氛圍比較濃重，這次的主題曲是以古典民樂為主的傳統風格，對我來說是挑戰也是考驗。」

此外，韓紅透露自己在錄製《貪念》時有一種超



然的感覺，「其實無論是人、鬼或是神對愛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小倩對愛的感受應該是進入到了一種空靈和無我的狀態，所以唱的應該不是人對愛的理念，而是天對愛的理念、鬼對愛的理念，是在和合萬物之中體會愛的理念。」